

心底菩萨

□南京 吴晓平

心梗手术，终于从死亡线上被抢救回来，也算再世为人了。都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在我心底，那些参与抢救我的人，都是菩萨。

现场指挥的马院长，手术台上的葛医生，护送我到医院的同事和台领导……这些，都是我心怀感激的恩人！但真正的救命菩萨，我觉得首先要谢的还是我的同事张彤——那天我一头倒下，浑身冷汗，喘气困难，现场乱糟糟的，有的喂药，有的联系附近医生，还有的抓住我手“哎呀哎呀”真情叫唤，却不知如何是好。只有冷面张彤，二话不说，拿起手机就拨120，“大家别乱，救护车马上就到！”要不是他当机立断，错过了黄金救援时间，说不定我早已命赴黄泉。所以说，他是我心底的第一尊菩萨；

其次要谢的是老友查主任。他是第一医院心内科老主任，每周还坚持专家门诊。说心里话，支架虽然装上了，但我心底还是不除疑，多亏查主任耐心解释，也仔细告诉我为什么装支架以及术后的保养方法。当他得知我心血管还有两处堵塞，必须再次手术时，特地找国内一流心内科专家陈绍良亲自动手。由他保驾护航，我彻底放心了。当他看见我前一篇文章写到他时，还特地关照我，“老吴，不要写我。其实你要告诉读者的是医学常识：不要机械

理解生理指标，化验单上的正常值是指普通人群，按照危险分层：高血压患者属于中危，低密度脂蛋白水平应该低于2.6，而植入支架或者血管内有斑块的患者，都属于高危，必须低于1.8，而我20多年跟踪患者的经验是，一直要求在1.5左右。此事不仅是你一颗玻璃心的问题，还关系到大众健康。你要这样写，也是造福大众！”一番话，医者仁心，普惠大众，因此他是我心底的第二尊菩萨；

认识陈绍良，更是令我对医生这个特殊群体，肃然起敬。陈绍良先生是国内心内科首席专家，他放支架的“陈氏手法”在国际上也享有巨大名气。当我听说陈院长答应亲自为我做第二次手术，我很想表表心意，便悄悄问查主任，要不要送个红包？查主任哈哈大笑，说，吴老师你真的想多了，我和陈绍良认识几十年，我介绍的病人中，有穷人，有高官，还有许多有钱的大老板，无论送钱还是送卡，他是从来不收。陈绍良说，在我眼中，统统都是病人。我只管治病，不要搞这些！

那天上午，正好轮到陈绍良上专家门诊。我手头正好有我一本《幕后的老吴》，随手拿了过去。此前查主任还特地给我看他和陈绍良的一张合影：20年前陈绍良刚调来南京工作时的照片，一个高个儿的白面书生，大帅哥。一进诊室

我就仔细看，远远就见一个谢顶，头发稀疏的中年男子，一脸憔悴地坐在就诊台前，和照片上的大帅哥判若两人。只有那高高的个子，清瘦的面容和一脸的书卷气，还依稀可辨。查主任还没介绍，他已经认出我，站起身来，说：“哟，老吴！是你吧，我经常看你节目！”我喊了一声陈院长，恭恭敬敬递上书。他一愣，警惕地接过书，一手捧着，另一只手的大拇指抵住书页，哗哗地快速翻过。翻完还不放心，拎着书脊，哗哗朝下抖动，生怕里面夹杂信封或卡片什么的私货。我这才确信刚才查主任先前的言语，笑着说，“没东西，里面没夹带任何私货！就是一本书，我自己写的书，权当我的名片，介绍我自己了！”陈院长这才抬起头来，握住我的手说，“谢谢吴老师，我很喜欢读书，真的谢谢！”

找陈院长看病的病人很多，我们约好下周手术时间，就匆匆走了。走廊上，焦急排队的病人，身着白大褂的医生和护士来回忙碌。眼前的景象让我有些恍惚。住院这些天，手术台上穿着厚重防护服面色严峻的医生，重症监护室里熬夜班一脸疲惫的漂亮女护士，走马灯似的在我脑海中晃动，宛若一个个头上戴着光环的白衣天使群像，无声地向我逼来，让我体会到沉甸甸的分量——他们，不全是心底的菩萨么！

松影参差

□苏州 刘中驰

松柏本孤直，松，孤清，倔强中带着禅气。

儿时的小校园有两棵松树，满目苍绿，松香味弥漫在不大的校园里。那次上课前，老师要抽查《寻隐者不遇》的背诵情况，猝不及防，班上一大半的同学支支吾吾背不出来，老师让我们不会背的同学，围着校园里的松树排排站，对着松树背诗。“松下问童子，”那我们这些同学都变成了松下的童子，个个摇头晃脑，望松背诵。那一次松一下子走进了我的心里，那松荫清凉沁人，跟着好事的贾岛，去寻了那山中的隐者，见松不见人，那送变得那么的可亲，多情。

去黄山看松，极受欢迎客松，说它是迎客松倒不如说是向阳松，这是它们强韧的枝干与风雨撕搏，吮吸更多的阳光的姿态，潜入骨子里去了。万丈根藤寄于石，生于绝壁

陡崖，没有肥沃的养料，只有凄风寒风，坎坷磨砺出的惊艳，苍劲雄健，风骨清峻，孤傲卓绝。在落霞残照里，在大雪凌风中，在云烟雾霭时，这些松，像傲岸英姿的勇士；穿越迷雾的隐者；乘风破浪的艄公；仗剑天涯的侠士……它在自己的时光里，看日月江山，天地星光。

宋朝人罗大经深居山中，有老松相伴。“苍藓盈阶，落花满径，门无剥啄，松影参差，禽声上下。午睡初足，旋汲山泉，拾松枝，煮苦茗啜之。……”松荫庇佑，松针煮茗，松果入药，风雅至极。松针有安神活血、祛风燥湿的功效，怪不得罗大经如此逍遥自在。捡回松针，煮茶，烧饭，松香弥漫茅屋。用松花，酿一坛花酒，欢喜自尝，青灯黄卷，一壶老酒，过着风雅朴素的流年。

单位食堂门口的两棵松树，斑

驳挺立，冷不丁，落下了几颗松子，松子熟了。捡起一颗，扑面的松香，带着秋的暖意。风落收松子，剥开层层鳞瓣，很香。捡了松果放在茶案上，饮着老茶，透过光阴的浓烈味道，醇厚，清香。

想起南宋画家李唐的《万壑松风图》，绝妙大气，冉冉欲动的山间白云，勾画出了疏密相间的层次感，近看万千松树，林间隐现石径，幽深无迹，涧水穿石。全画无一杂树，世间的繁杂、荣辱，在松风中沉寂，气傲烟霞，势凌云风，坚韧不屈。

松，终究活成了自己的姿态，雄伟苍劲，巍峨挺拔，仿佛“五岳倒为轻”，又似“纵死侠骨香”，松影参差，傲然屹立，为高山突增灵气。一棵老松，头顶辽阔蓝天，深远宽广，脚下暖阳如玉，在世间无声的地方，教你站立，学会和内心独处。

挑夫

□湖北武汉 柯胜英

在惊叹峨眉山顶的壮观和辉煌之后，我们顺着狭窄的石阶往山下走。徒步下山，不光是累，还让人心惊胆颤，因为放眼一望，脚边全是悬崖绝壁。

正当我们喘息之际，忽然发现山道下面爬上来五个挑夫，每人背上驮一个背架，架子上面是一堆货物，高过头顶，挑夫的手上都握着一根1米长的粗木棍。到了山道开阔处，他们把木棍挪到身后，顶在背架的底部，再直起腰，货物的重量就落到木棍上了。这是他们的休息方式。

我们看见挑夫背上的东西，是一块块灰色的麻石砖，是铺山顶的路面用的。同伴问挑夫背架上的砖有多重？挑夫伸出二个指头，二百斤！吓得同伴大跳。

同伴又问，这一趟能挣多少钱？挑夫张开姆指和食指，八百？我们有些惊讶，好像是嫌挑夫赚多了。“是八十。”挑夫说。我们更惊讶，这次是嫌他赚少了。

五个挑夫中有个矮个子，像个老头，戴一顶破了帽沿的棒球帽，他把帽沿拉得很下，遮蔽了半个脸，正在大口大口地喘气。

我想，这老头也够拼命的，矮小的身材，哪来的劲儿，背得起上百斤重的地砖，还要攀爬高人云端的山峰。资料显示，峨眉山峰高3079米，其高度盖过五岳。我打算拍张他的照片，显示挑夫的艰辛工作。突然，他伸出手，制止我拍照，我依旧想拍，他恼怒了，摘下帽子，双眉紧锁，眼里射出一道清秀的光亮。

我惊呆了，她竟然是个女的，

而且还是个漂亮的美女。她大概三十多岁，有一头齐肩的乌发，刚才藏在帽子里，浅淡的细眉，有一股女人天然的美。

我猜不透，女人也能干这行？于是问她：“你背得动？”她回撞我一句：“这是你背上的？”我不死心，仍旧问：“你为什么做挑夫？”她似乎对我没有好感，翘起嘴，对着我吐出一声：“嘘……”她在赶我走。惹得其他人都笑了，她也跟着笑，笑得很开心，笑够了，她从背后抽出木棍，继续朝山上爬去。

我纳闷着，目送她攀爬的背影，直到模糊在山林间的薄雾中。我忽然想到，当游客们在惊叹峨眉山的雄伟和古文化的灿烂时，却不知道脚下的麻石砖，有一块是一个美丽的女人靠双肩背上的。

母亲的孤独

□湖北松滋 阮红松

晚年的母亲，是孤独的。

她不识字，又因为是异乡人，走哪都操家乡话，没几个人能听懂。因此，晚年的母亲没有朋友，也不串门，几乎整天闷在家里。她不睡觉的时候，就呆坐着，从早上开始，就盼着儿女来看望她。

母亲有五个儿女，我是最小的也是唯一的儿子。我成家后，母亲就跟着我住在一所乡村学校里。我每天早上骑自行车到城里上班，妻子是孩子王，工作挺伤神的，回家不爱说话，要么安静地做家务，要么躺床头看书。我那时年轻，在单位干最重的活，工资待遇不好，活得比较郁闷，回家也不爱说话。母亲每天盼着我们下班，盼回来两个疲惫不堪不爱说话的人。母亲只好跟孙子玩，孙子呢，一般在家呆不住，只要有空，就跑出去跟伙伴们玩，在他眼里，小伙伴比奶奶好玩得多。

我家老大，也在城里上班，是最牵挂母亲的人。无奈她不会骑自行车，又没班车。每次到乡下来看母亲，都是步行。交通的不便利，也让她的孝心大打折扣。老二身体不好，而且生计艰难，她是经常来看望母亲的人。老三远嫁他乡，路途遥远，一年难得回来一次。老四呢，贪玩，业余时间拿麻将当饭吃，没有特殊情况，是不会来看望母亲的。人老了，指望后人来宠，是可遇不可求的。

我当时的想法，就是母亲有吃有穿，后人就尽力了。至于精神生

活，管不了，也没法管。

有时看到母亲孤独，就观察别人家老人是怎么过的。说实话，有些老人真的很会生活。文化层次高点的老人，没事看看书看看报，写写字，画点花草，弄点什么养着，有爱好伴随一生。文化层次低点的，下棋打牌，聊天喝酒。有的聊发少年狂，玩兴大发，整天东游西荡，乐在其中。

我就对母亲有了怨言，怪她不会生活，一点爱好和情趣也没有。母亲面对我的埋怨，总是默默不语，有点不好意思。母亲总是在生活中自己弄出一点响动，来引起亲人的关注和重视。她的很多行为近乎夸张。比如说她感冒了，马上会警告我们说，可能是肺炎，或者说是肺癌。不耐心地将她的病症解释清楚，她会真的病得很“重”。

长期这样，造成了我们的麻木。母亲是在睡梦中离去的，前夜，她已经闹出了足够的响动，我们却熟视无睹忽略。第二天清晨，发现母亲半夜咽了气。

也许，破解一个人晚年的孤独，应该从青壮年时期开始重视。打拼人生，应该给晚年储备一点能量。比如培养持之以恒的业余爱好，比如君子之交的社交圈，比如丰富的生活常识……她晚年没有力量破解自身的孤独，亲情的支撑，也显得苍白无力。

请原谅儿子的无能，我的母亲。

匆匆那年

□南京 李蓉

也许因为离开学校的时间太长，一直想写点感想，却迟迟未能动笔。

往事如昨。一次路过鼓楼广场，全国继续教育的宣传会展活动正在举行。我去咨询了新闻学、汉语言文学等相关专业的情况，南京电大江老师向我推荐了北京人民大学的汉语言文学二学历二学位的项目。回家的路上，我特别兴奋，一种心底的力量突然间被唤醒。第二天，我就去南京电大报名参加了北京人民大学远程教育学院2007秋汉语言文学二学历二学位的学习。此后，从听的第一堂专业授课，到买的本专业教材；从写的第一次网上作业，到参加的第一次远程答疑；从现场的集中考试，再到网上的论文远程提交……我与人大紧密联系在了一起。

电脑与网络的普及，知识技术的更新发展，丰富的远程教育资源为学生提供了优越的学习条件，教学中图、文、声的完美结合，让我们更加直观、形象地了解所学知识，弥补了抽象思维和语言理解上的不足，引发了更多的思考。今年暑假，我有幸参加了在人大举办的分子医学全国研究生暑期学校的学习，亲历了来茂德校长、欧阳宏伟

院长等老师的指导。我与人大有缘，从网络之上，走到了现实之中。

而作为人大远程教育在南京的学习中心，南京电大的老师们也为我们尽心尽责地服务。也许是某一个不经意的微笑，一份对事业的执著，一种暖人的细心，一点纯美的情怀，更是这段时间沉淀下来的与老师、同学之间的醇厚情谊。走过，爱过，感动过……

匆匆，太匆匆。时光的车轮辗转了风尘，还未来得及细细回味学习生活的点滴，我已从人大远程教育学院毕业。泰戈尔说过：“天空没有留下痕迹，但我已飞过”，这个不知不觉的过程，就像水鸟的翅膀掠过水面，翻起层层涟漪，随着时间一分一秒减少而又归于平静。然而我毕竟看到了，也用手中的笔记录下了在心间轻微划过的痕迹，用文字标志的刻度逐渐变得细密而清晰。

蓦然回首，一路上留下了或深或浅的足迹。从单一到多样，从稚嫩到成熟，带着回顾和喜悦，带着思考和希望。岁月也许可以使青春老去，可以使年华尘封，却无法带走我与你一起走过的点点滴滴……有时候美丽只盛开一瞬，我们却收获了一世。

青石街

NEW SUPPLEMENT 449 号

投稿邮箱:xinfukan2@126.com